

丁力商场小说

盲赢家

相同的高考成绩遭遇了完全不同的命运。在新的竞技场上，谁才是真正的赢家？

云南人民出版社

相同的高考成绩遭遇了完全不同的命运。在新的竞技场上，谁才是真正的赢家？

赢家

丁力 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赢家 / 丁力著. —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5.9

(丁力商场小说)

ISBN 7-222-04541-4

I. 赢… II. 丁…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07079 号

责任编辑: 简 宁 朱信明

装帧设计: 潘漠子

责任校对: 嘉孚随

责任印制: 刘伟能

书 名	赢家
作 者	丁力
出 版	云南人民出版社
发 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
社 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
邮 编	650034
网 址	ynrm.peoplespace.net
E-mail	rmszbs@public.km.yn.cn
开 本	787 × 1092 1/16
印 张	11.5
字 数	151 千字
版 次	2005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6000 册
排 版	阿 旺
印 刷	北京通州丽源印刷厂
书 号	ISBN 7-222-04541-4
定 价	22.00 元

尊敬的读者: 若你购买的我社图书存在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发行部电话: (0871) 4194864 4191004 4107628 (邮购)

麻近水来深圳这么多年，终于悟出一个道理——城里人和乡下人不是一种人。这主要表现在他们对事物的看法上。城里人和乡下人很多看法是不一样的，甚至相反，比如说天气，城里人把不下雨的天说成是好天，把下雨说成是坏天，乡下人正好反过来。

麻近水来自湘黔交界的山里坪，行政区划属于贵州，但文化影响却偏重于湖南。追根溯源，他们的祖先在江西，为躲战乱，一步步退到这里。在漫长的迁移过程中，并没有经过贵州，倒是跟湖南结下了难解之缘，所以，对湘楚文化有所认同也就不奇怪了。

听老爹说，麻近水身上就有湘楚人的血脉，故天生聪颖，若加雕琢，必成大器。后来，麻近水果然走出大山，来到深圳。

如今的山里坪已经是在山下了，但以前不是，以前在山顶上，故而，山里坪又有上坪和下坪之分。下坪就是现在的山里坪村，上坪过去叫岩坪，现在已经很少有人上去了，留给人们的只是一种记忆，外加一些美好的传说。

人们关于岩坪的传说，最神秘最富传奇色彩的当属天浴。其实天浴不仅仅是传说，而是确有其事。麻近水就经历过，并且至今记忆犹新。

具体哪年哪月他记不清了，但麻近水记得是夏天。

那年夏天的一个下午，麻近水和堂姐在坪崖边摘救命粮。救命粮是一种可以充饥的野生果实，遇到荒年，是可以救人命的，所以叫救命粮。但麻近水那天跟他堂姐摘救命粮不是为了救命，而是吃着好玩。大约坪上这样吃着好玩的小孩不止他们两个，所以，崖边跟前的救命粮早已被摘完了，他们必须摘更远一点地方的。于是，堂

姐用一根带弯钩的竹竿把树枝拉到崖边，然后把竹竿交给麻近水，让麻近水双手握紧，拉牢，不要放手，等确定麻近水握紧拉牢之后，她才松开手，腾出身子，去崖边摘救命粮。头两次并不成功，等堂姐挪到崖边，站稳脚，伸手摘救命粮时，却发现本来已经被拉到崖边的救命粮又退回到外边一点了，于是，只好放弃。老爹说过，摘救命粮的时候，一定不能把手伸得太长，要不然，就要得罪天神，救命粮就变成夺命粮了。两次失败之后，堂姐不摘了，坐在崖边，背朝麻近水，不说话。麻近水知道自己错了，于是摘了一根马尾草，躲在堂姐的后面，悄悄地掏她耳朵。堂姐笑了。

重新开始。这一次麻近水憋足劲，双腿叉开，左腿伸前，右腿抵后，又往手心吐了两口吐沫，来回搓了几下，把竹竿握紧，拉牢，果然，堂姐够着了！

突然，“龙王爷送水了！龙王爷送水了！哇！哇！哇！龙王爷送水了！哇哇！哇哇！龙王爷送水了！哇哇哇！哇哇哇！”

堂姐愣住了。

麻近水愣住了。

“龙王爷送水了！”堂姐说。

“送水了！”麻近水说。

麻近水说着，就感到鼻子尖挨了一滴水。呼啦，两人放开竹竿和树枝，撒腿就跑，飞跑，各自往自己家跑。

坪上突然一阵寂静，大家顾不得说话，紧张地往外面抢东西，抢锅碗瓢盆，抢一切可以盛水的东西，沿屋檐一溜排开，接雨。过了一会儿，雨真的大了，盛水的东西也排好了，不知是谁领的头，坪上的人又陡然欢呼雀跃起来。先是在雨中一阵疯跑，嬉笑着打骂着疯跑，然后很快分成两堆，男人向南，女人向北，背对背，迅速脱光衣服，使劲地在身上搓着。

这种风俗就叫天浴。天浴是岩坪人的盛大节日。那时候麻近水小，不能算男人，起码不能算真正意义上的男人，但也不能算女人，

既然长了小鸡鸡，怎么能算女人呢？因此，他不用面朝南，也不用面朝北，而是可以继续跑，疯跑，乱跑，光着屁股满场跑。当麻近水跑到堂姐面前的时候，堂姐双臂抱在胸前，双腿夹紧，身体向前弯曲，似乎在努力让大腿和小肚子之间的地方藏进去一些。

“走！快走！”堂姐吼。怒吼。像撵狗。

“嘿嘿嘿……哈哈……”麻近水笑。大笑。如得天宝。

石建南暗示曾伟力：炒掉麻近水。

“什么是改革？”石建南说，“改革就是通过某些措施的实施使我们的各项工作都符合市场经济发展的本身的规律。国营企业为什么搞不好？就是因为国营企业的运作并没有按市场经济发展的规律去办，不但如此，甚至把企业当成社会福利机构，对员工的一切都包到底，不但包员工的生老病死，而且还要包员工的老婆就业子女上学，甚至连员工的计划生育用品都包了，这些是企业应该承担的责任吗？企业能够承担得了吗？如果企业全部承担了这些责任，那么还是企业吗？”

曾伟力不傻，他知道老板在这个时候说这样的话，并不是向他讲述国企改革的必要性和改革方向，而是要他炒掉麻近水。曾伟力要是连这话都听不出来，他还能当上总经理吗？事实上，曾伟力不但明白老板的意思，而且还承认老板说得对。曾伟力已经练就了这样一种本领，凡是老板说的话，自己先在大脑中马上把它设定为正确的，然后再为它的正确性找理由，如此，在执行的过程中，才能心甘情愿，理直气壮，执行起来才能有力度，执行完了之后也才能获得成就感。

曾伟力现在就把石建南的话按正确的方向去理解。什么是企业？企业就是以赢利为目的的机构，或者说企业就是一部赚钱的机器。对于企业来说，就是要一切向钱看。企业只有赢利了，才能正常地运转，企业只有正常运转了，才能为社会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才能向国家上缴更多的税收。解决就业和上缴税收就是企业对社会对国家的最大贡献。如果企业成了慈善机构，那么，企业早晚要破产，企

业破产了，将有更多的人需要慈善机构的帮助，慈善机构本身也就成了无本之木，也要垮掉。既然如此，那么即使老板不做暗示，他也应该把麻近水炒掉。

平心而论，曾伟力是该炒掉麻近水，而且早就该炒了。

天衡公司是做楼宇智能化的。楼宇智能化是个新概念，在这个新概念刚刚兴起的阶段，它的主要功能就像贵妇人脖子上的大项链，除了显示富贵之外，并没有多少实用价值。早几年公司刚开张的时候，房地产开发商为了让自己的楼盘卖一个好价钱，只是在原来的设计上加了一个楼上楼下的可视对讲机，就在广告上冠冕堂皇地贴上“智能化”标签了。那时候谁也不懂，而中国的执法部门向来就是比各种经济创新活动慢半拍，“智能化”的标签贴了也就贴了，没人管。那时候生意好做，做没人懂的生意是“良心生意”，利润率的大小完全凭老板的良心，只要老板暂时把良心放在车子里面，不拿出来，钱是可以大把地赚的。但是现在不行了，现在的人开窍快，一见做智能化赚钱容易，一窝蜂全搞起了智能化，连电梯都没有的多层公寓，也扯起了“智能化”的大旗，是人都可以开一个“智能化”公司，于是，生意做滥了。活难接，接了活之后利润也大不如以前，于是，曾伟力建议老板裁减一些员工，以求压缩开支，降低成本，有利于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处于更加有利的地位。

这就是曾伟力的本事。曾伟力总是在老板想说什么话而不好说的时候主动提出一项正合老板心意的建议，并且，假如这个建议果然被老板采纳了，而且实践证明是正确的，那么，功劳全部算成老板的。反之，如果实践证明是错误的，那么他就把全部的罪过一人承担过来。曾伟力认为，替老板受过也是职业经理人最基本的职责之一。

曾伟力对石建南说：“公司养那么多闲人干什么？留一些骨干就行了。现在劳动力市场是买方市场，接到活了，马上临时招人，当场试用，干完走人，连社会保险都不用替他办了，多好。”

石建南说：“这样不好吧？这些人都是当年跟我一起打天下的，

如果一下子炒掉，是不是太没有人情味？”

曾伟力说：“这您就不用管了，这事交给我，我把名单列出来，您看完之后要是没什么意见，马上出差，等您回来的时候，工作也就做完了。”

如此，曾伟力就搞了一份裁员名单，名单里头一个就是麻近水。麻近水没有学历，或者说麻近水有学历，但只是高中学历，几十年之前，高中学历算是知识分子，至少算是“知识青年”，但现在不是了，现在时代发展了，发展到高中学历等于没有学历了。天衡公司既然扛了高科技的大旗，那么，遇上裁员，像麻近水这样没有学历的人当然首当其冲。但是，石建南在最后审核的时候，亲自把“麻近水”划掉了，理由是：老员工了，学历也不高，裁掉之后工作不好找，还是先留着吧。

曾伟力马上就明白老板的意思了。裁员的目的是降低人员费用的开支，麻近水每月才一千块钱工资，裁他干什么？

明白老板的意思之后，曾伟力没有挑明，而是悄悄地把麻近水的名字换上一个月薪几千的硕士研究生。在曾伟力看来，天衡公司说起来是高科技企业，并且也确实享受深圳市政府对高科技企业的各种支持，其实就是楼宇智能化工程公司，并不是搞智能化开发的，既然不搞开发，只是安装现成的线路和设备，留一两个博士硕士充门面也就够了，要那么多高学历高工资的干什么？再说现在老板自己也拿到硕士文凭了，并且很快就要拿到博士文凭，老板自己就能做门面了，根本不需要那么多的门面。果然，当曾伟力把新的名单呈送到石建南桌子上之后，石建南只是扫描了一眼，说“行”，然后连字都没有签，直接推还给曾伟力，让他去办了。如此，麻近水就有幸被留了下来。

麻近水被留下来之后，曾伟力对石建南的仁慈行为进行了广泛的宣传。不但在公司内部宣传，而且还在客户当中宣传。经常以麻近水为例，宣传石建南的仁慈。并且结合这个有力的事实，宣传本公

司强调以人为本，宣传“公司是员工自己的公司”，宣传老板办公司主观上为自己，客观上为社会的理论。

说实话，石建南之所以提拔曾伟力为总经理，还与曾伟力的宣传能力有关。老板自己是不好宣传自己的，不但不好宣传自己，而且还阻止曾伟力宣传他，每次开会，石建南都强调企业文化的重要，说企业文化是一个企业的最终生命力，说企业做到最后其实就是做企业文化等等，并且特别强调：要宣传公司，宣传楼宇智能化的意义，不要宣传我个人，不要搞个人崇拜。每次会议结束之后，当时作为公司副总的曾伟力在具体执行的时候还是要宣传石建南个人，因此，曾伟力每次都为此事受到石建南的严厉批评。所谓“严厉批评”，就是不在私下的批评，而是当众批评，甚至在员工大会上批评。石建南也只能在大会上批评，只有在大会上批评的时候，曾伟力才表示虚心接受，如果是私下批评，曾伟力会反驳，反驳说宣传老板个人其实就是宣传公司，还说中国人习惯跟着领袖，个人崇拜也不一定是坏事，甚至说客户往往非常看重与他们打交道的老板的个人人品等等，总之，经曾伟力这样一说，宣传石建南完全是工作上的需要，是建立公司信誉拓展公司业务的需要了。所以，尽管石建南多次在公开的场合对曾伟力进行“严厉批评”，曾伟力还是宣传石建南个人，还是像石建南批评的那样搞个人崇拜。

大约是曾伟力接受“严厉批评”的态度比较好，所以在不断的“严厉批评”声中，石建南终于把自己总经理的位置让出来，让曾伟力做，而他自己只做董事长。但是曾伟力对于石建南的宣传并没有收敛，反而变本加厉，并且还找到了新的宣传证据：老板不搞家族式管理，主动推行现代企业制度，将资本的所有权和管理权相分离，是积极推动民营企业改革的先驱。于是，“国企改革”的口号从此写进天衡公司的宣传资料，并且像摩登女士身上的镜子一样，一天到晚带在身上，每天都要拿出来照几次。

按说像曾伟力这样的人，是很会揣摩老板的心思的，不但知道石

建南当初为什么要保麻近水，而且知道现在为什么要炒麻近水，但是曾伟力还在三思。曾伟力三思的目的不单是同情麻近水的遭遇，也是为他自己考虑。曾伟力知道民心的重要性，平常，虽然公司员工可能有点看不惯他拍马屁，背后称他“苹果”，因为据说英文当中的拍马屁就是“擦苹果”(apple polish)的意思。但是，看不惯与憎恨还是有区别的，而如果现在曾伟力把麻近水炒掉了，那么就可能引起员工的普遍憎恨。曾伟力知道，一旦引起员工的普遍憎恨，大家都去找他的茬告他的状，那么，他在公司也就呆不下去了，裁员裁到最后就会栽到他自己的头上。

曾伟力这种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主要是麻近水这个人平常太老实了，如今的人大多数都滑头，物以稀为贵，所以麻近水在公司里面人缘就非常好。麻近水的老实不仅表现在工作上，也表现在平常的做人上。工作上就不用说了，麻近水没有学历，并且他也没有花钱去买一张大专文凭，所以在公司里面拿的是保安的工资，干的却是工程师的活。这话你别不信，干的确实是工程师的活。前面说过，天衡智能化开发有限公司并不是真的搞智能化开发的，而是搞楼宇智能化安装的，以前是专门安装可视对讲机，后来增加了一个宽带网，现在还增加了停车场自动收费系统和远红外防护系统，下一步准备根据客户的需要增加远程抄表和控制室内空调系统。但是不管是这系统还是那系统，反正都是买现成的装置，直接安装上去就行，与过去农村里面安装一台水泵或打谷机没有多少差别，因为，动手安装起来，高中生与大学生没有多少区别，比如麻近水确实就比第一批被裁掉的那个硕士安装得快一些。至于做人上，更是没有说的，宿舍里面几个人在打牌，要买烟了，随便哪个喊一声“老麻，买包烟”，麻近水马上就会高高兴兴地跑出去买。这年头谁都想占别人的便宜，遇上一个愿意吃亏的，人缘能不好吗？这样一个人现在得了这样的病，如果不离开公司，还有救，如果离开公司，只有等死，这个时候如果曾伟力把麻近水炒掉，老天不怒人也要怒。所以，曾伟力不得不三思。

麻近水只经历过那一场天浴。之前的他太小，记不住了，之后他们就搬迁了，从上坪搬迁到了下坪，也就是从岩坪搬迁到了山里坪。山里坪在山下，挨着一条小溪，小溪水虽然不湍急，但天天流淌，如果不怕冷，天天可以下河沐浴，再也不用靠天浴了，久而久之，天浴竟成了遥远的过去，慢慢变成一种传说了。但就是那一次，麻近水也记忆终身，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记忆非但没有模糊，反而更加清晰。

是政府动员全村人搬迁到山下的。说是动员，其实多少带有点强迫性。尽管山下生产和生活条件明显比山上好，并且此时也没有土匪了，乡亲们完全没有必要住在山上，但既然村民已经适应了山上的生活，突然叫他们离开，还真有不情愿的，于是，就只好带点强迫性。

村民刚刚搬迁到山下的时候，还继续保持了住在山上的一些习惯，比如洗澡的时候，男女界限分得还不是那么清。同一条小溪里，男人在上游，女人在下游，上游和下游之间的界限仅仅是小溪的一道弯，隔着一片滩涂茅草，这边隐隐约约还能看见那边。遇上两口子分别在两边的，这边洗到了一半，女人喊男人把换下的衣服送过来洗，两人的会合点就在界限中间的滩涂上，而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这时候只要往对面一瞟，风景自然无限。但那只是刚开始，后来就不这样了。后来政府在山里坪办起了小学校，还建起了供销社，山外的人来这里多了，许多习俗自然也就断了。

也幸亏如此，要不然麻近水怎么能读到高中，并且最终走出大山来到深圳呢？

如今的山里坪，早已成为大村子。修了公路，还通了电，搞“村村通”之后，还安装了卫星接收天线，已经与山外的其他村子没有多大区别了。但储存在麻近水大脑中那关于天浴的记忆，却怎么也抹不去。特别是当他生命垂危的时候，更加如此。

老爹的眼力没错，麻近水确实天资聪颖。上小学的时候成绩总是第一，初中到了乡里，成绩还是第一，高中虽然没能保住第一，但也属于好学生。到1988年高中毕业参加高考时，总分576分，如果在城市，早上本科了，可他偏偏在农村，是农村户口，所以，不但没有考上本科，就是专科也没有上成，只好回乡务农。许多年之后，准确地说当他从东莞到深圳在石建南手下打工之后，才知道当初是多么的不公平。因为他的老板石建南和老总曾伟力恰好也是那一年参加高考的，并且考分比他低，可就因为是城市人，所以都上了大学，而麻近水因为是农村人，明明考分比他们高，却失去了上大学的机会。这些，当然是他后来知道的，当初并不知道，当初他就老老实实地回村务农了。

在山里坪，麻近水家的经济条件算是比较好的，原因是父母只有他一个小孩，所以就比较好，至少比他大伯家好。大伯家有四个孩子，一个堂姐，两个堂妹，还有一个小堂弟。后来据说幸亏有这一个小堂弟，要不然麻近水就可能有三个、四个甚至五个小堂妹。这也不是夸张，真是这样，他们村长就有五个女儿，并且还打算继续生下去，不生一个带把子的誓不罢休。

那时候他们农村已经实行了大包干了。“大包干”是城里人的说法，麻近水他们那里不这么说，他们那里叫“单干”。当初搞单干的时候，为了配合计划生育，说好了每家承包的土地五十年不变，添人不加，死人不减，于是，家里小孩少的，相当于分母小，经济条件自然就要好一些。可见，村头村尾刷的“只生一个好”并不是一句空话。正因为经济条件比较好，所以麻近水才能到县里上高中，而

其他的人家，比如他堂姐和堂妹她们，就没有这么幸运，事实上，堂姐只上了小学，堂妹好一些，在乡里上了初中。但是如果不上大学，高中和初中是没有多大区别的，种田，初中的水平也就够了。

麻近水并没有打算种田，家里的两亩三分地，有父亲一个人收拾着就够了，轮不到他出力，有力也没有地方出。麻近水回到家里之后，继续复习，准备来年再拼一下，考不上大学，考个大专也行，考上大专也能够吃商品粮了。麻近水当时的最高理想就是要吃商品粮。

麻近水果然就又复习了一年。麻近水在复习这一年的时候，他堂姐跟着她的表姐去南方打工了。一年之后，麻近水仍然没有考上，不但没有考上，分数反而比头一年拉得更大，因此，把麻近水的信心给考掉了。

过年的时候，麻近水灰头土脸，非常茫然，不知道自己的前途在哪里。麻近水也想着科学种田，但一共只有两亩三分地，无论怎样科学，稻田里是长不出金子来的。按照父亲的观点，土地是最厚道的，没有什么科学不科学，只要庄稼人老老实实地伺候它，它就会老老实实地待庄稼人，就会给庄稼人好收成。麻近水对父亲的话虽然不完全赞同，但是也确实想像不出两亩三分地能够做出什么名堂。倒是他的物理知识还派上点用场，经常帮着乡亲们接个电线修个半导体之类，但是乡里乡亲的，不好意思收钱，不能指望这点技能有大的作为。

这时候，堂姐从南方回来了。

堂姐这时候已经完全换了一个人，不仅人一下子长开了，而且也陡然洋气不少。最明显的地方是胸脯。堂姐走时胸脯是扁扁的，现在一下子像发开了的馒头，要不是冬天衣服裹得厚，差点就要蹦出来一样。其实堂姐不仅胸脯大了，屁股好像也大了不少，这样两头一大，反倒把中间收进去不少，就像是刚出土的花生，两头饱，中间细，看了就舒服。堂姐不但人长好看了，而且穿着打扮也完全像个城里人，比他们村民办教师还要洋气。说实话，也真是堂姐，无

论是按照新的婚姻法还是按照旧的老规矩，麻近水是连想都不能想的，但是就是这样，当天晚上麻近水还是做了一个美丽的梦，梦见多年以前的那个天浴，他跑到堂姐跟前的时候，堂姐一面赶他走，一面用双臂抱着胸前，两腿并拢，并且使劲往里面收，使大腿和小肚子的分界部分向里面藏。这个情景是真实的，所以非常清晰，但是当时真正经历的时候，麻近水小，不明白堂姐为什么会这样，但是现在麻近水知道了，所以，现在在梦里的情况跟当年真实的情况有了一点差别。当时真实的情况是麻近水挨了堂姐的骂之后，没有多想，也没有多看，而是继续笑着疯跑开了，但是梦里面不是，梦里面麻近水朝堂姐最想隐藏的地方看了，并且看得真切，于是，麻近水一兴奋，梦遗了。惊醒之后，麻近水感到一阵罪恶，心里骂自己是猪，手上恨不能扇自己一个大嘴巴。

堂姐真的像城里人了，因为只有城里人出手才那么大方。堂姐几乎给每家每户都送了礼物。礼物不大，但是贵重，至少在乡亲们看起来贵重。堂姐给每家送了一块电子表。

堂姐给麻近水也带来了礼物，不是电子表，是随身听。堂姐悄悄地告诉麻近水：一个随身听抵十块电子表。

大约是晚上梦遗的缘故，白天麻近水再见到堂姐的时候，心里就不自然，这时候见堂姐这么近距离地跟自己说话，而且是说着悄悄话，更是让麻近水心里蹦蹦跳。特别是堂姐身上散发的那个气味，现在麻近水闻起来就像是刚刚戒毒的人又闻见了海洛因的味道，想躲，但是又身不由己地凑上去。

“你不要再考了，”堂姐说，“我在广东认识的那些大老板，没有一个是大学毕业的，连高中的都很少，你还不如早点去南方，想办法发财，当老板。”

麻近水脸涨得通红，头脑中就是一个想法：她是我堂姐，她是我堂姐。根本没有来得及思考堂姐讲的老板与发财。

堂姐见麻近水这个样子，以为堂弟的自尊心强，后悔自己不该提

考大学的事情。

正月十五一过，堂姐又走了。堂姐这次走的时候，比村长的侄子当兵的时候还风光，全村的人都出门送了。山里人朴实，得了别人的好处，总是要念叨的。

堂姐不但自己走了，而且还把堂妹也带走了。当然，也把麻近水的心带走了。麻近水这几天反复回味了堂姐的话，心里想：堂姐一个小学毕业生，都能在城里混得这么好，我一个堂堂的高中毕业生，还是男人，难道就不能在城里找到自己的位置？

这时候，报纸上宣传了一个观点，说上大学不是惟一的出路，每年千军万马走独木桥的局面应该被打破，条条大路通罗马，成才的道路不止一条，等等等等。这些话以前麻近水也听说过，但是并没有介意，现在拿自己跟堂姐一对照，信了。于是，乡邮递员再送信来的时候，麻近水就主动接过来，并且主动帮着邮递员挨门送到每户人家。麻近水这样做倒不是为了等自己的信，麻近水现在自己也没有信了，第一年高考失败之后，还陆陆续续收到高中同学的一些来信，主要是那些已经考上大学的同学来的信，来信无非是鼓励他继续努力之类。考上北京的同学还来信说登上长城了，并且引用了“不到长城非好汉”这样的句子来激励麻近水。那时候麻近水还给他们回信，回信说自己一定努力，不辜负同学的鼓励等等，甚至在其中的一两封信当中还发出狂言，说来年大学里面见之类，后来，这样的信渐渐地少了，如今，已经完全没有了，再说，第一年考上大学的同学可能都快要毕业了，忙自己的事情恐怕都忙不过来，谁还想起来鼓励他呢。事实上，麻近水现在想看到的是堂姐的信，具体地说是堂姐和堂妹写给大伯和大婶的信。麻近水看堂姐和堂妹的信只能看到一个信封，看信封就够了，看见信封上落款那“广东”两个字他就感到亲切。

终于有一天，麻近水对父亲说：“我要去广东。”

麻近水是在傍晚的时候对父亲这样说的。所谓傍晚，就是太阳已

经落山，但是天还没有黑下来，劳作了一天的人已经回到了村里，等待着吃晚饭的时候。这时候往往也是山村最美丽的时候，如果这时候麻近水爬上小村后面的那个山坡，就能看见山坡那边的晚霞和山坡这边的袅袅炊烟。许多年之后，每当麻近水在深圳遇上什么不顺心的事情的时候，他最想念的，就是家乡的晚霞和那袅袅炊烟。但是那天傍晚他没有爬上山坡，没有爬上山坡欣赏后来让他魂牵梦绕的晚霞和炊烟，或许，那时候他还没有意识到家乡的美吧。那天傍晚他就站在自己家院子的门口，对坐在院门槛上吸着旱烟的父亲说话。

父亲跟母亲好像有着明确的分工。坡地上的农活归父亲，家里的活归母亲。这时候父亲地里的农活已经忙完了，正在自己家的院门口吸着旱烟，一边吸旱烟一边等待着母亲的吆喝。母亲一吆喝，那就是饭菜已经摆到桌子上了，那么他们就开饭了。但是母亲现在还没有吆喝，准确地说是母亲有吆喝，但不是那种对父亲的吆喝，而是对猪圈里面猪的吆喝。母亲对猪的吆喝和对父亲的吆喝是不一样的，明显的不一样，一听就知道不一样，但是到底怎么不一样，麻近水没有研究过，其实也用不着研究，既然一听就知道不一样，还研究干什么？当初虽然没有研究过，但是后来麻近水研究过。后来麻近水到深圳来了，常常想念家乡，想念家乡的晚霞与袅袅炊烟，想念母亲的吆喝，包括母亲对他的吆喝，对父亲的吆喝，和对家里面猪的吆喝。但是研究了这么多年麻近水也没有闹明白，为什么母亲总是先张罗着给猪吃食，然后才张罗着给他和父亲吃饭呢？

那天就是在母亲张罗着喂猪吃食的时候，麻近水对父亲说他要到南方的。

父亲愣了一下，准确地说是嘴巴上的旱烟袋停顿了一下，然后继续吸烟，并且吧唧吧唧地吸烟，像是要用吧唧吧唧来作为对麻近水的回答。

其实父亲不回答也没有关系，麻近水找机会可以再说，反正乡村